

第二十一章 皇上為何吃我的嘴

竇良俏心急如焚，芮毓也沒好到哪去。

她的胸口像是有一團火在燒，偏偏又不知道這火苗是從哪裡來的，她氣得吃不下飯，早早就鑽進床褥裡，連隔日趙權喊她去御乾宮用膳，她都沒搭理。

趙權悻悻然退下，去御乾宮回話時，琢磨著說：「芮姑娘好像病了，聽說昨兒個晚膳也沒用，但嘉慧公主又說芮姑娘心氣不順，支支吾吾的，奴才沒敢細問。」沈緒聽了，覺得稀奇，頗有興致的將注意力從摺子中分了出來。這丫頭還會有心氣不順，憋著自己難受的時候？

趙權一看沈緒的神情，笑著又道：「快到用膳的時辰了，皇上是在御乾宮用，還是在連雲宮用？」

沈緒放下摺子，淡淡道：「擺駕吧。」

連雲宮裡，宮女已經佈好了菜，嘉慧正下了一筷子，就見一抹明晃晃的身影突然從門簾那兒走進來，嚇得那塊竹筍一骨碌掉在地上。

她忙站起來行禮，解釋道：「我叫過她，她沒來……」

嘉慧生怕沈緒以為她苛待芮毓，落得跟嘉陽一樣的下場。

沈緒的目光在桌上一掃，最後落在那盤還未動過的南瓜餅上，走上前來端走，遞給趙權。

趙權躬身接下，心領神會偷笑了下，這金燦燦的南瓜餅，不正是芮姑娘最愛吃的嗎？

沈緒又往偏殿走去，趙權趕緊跟上。

聽到門口有動靜，芮毓翻了個身，將頭埋進被褥中。

沒一會兒，紅幔帳被掀開一角，床褥一沉，陷下去一塊。

「起來。」沈緒盯著被褥。

縮在裡頭的人聞言，顯然怔了一下，慢慢掀開被子，露出一雙眼睛，接著坐了起來。

沈緒瞥了眼趙權，讓他退下。

趙權依舊笑呵呵的，將那盤南瓜餅放到一邊的几上，便示意其他下人跟著退出去。他雙手交互插在袖中，一動不動地盯著方才他關上的房門看，皇上這心思……著實猜不透啊……

沈緒往芮毓嘴裡塞了塊南瓜餅，等她慢慢嚥下了，才問：「怎麼，誰惹妳不高興了？」

芮毓沒說話，垂著腦袋，頗有種這輩子都不開口的態勢。

沈緒知道昨日竇良俏來過，便猜測道：「是竇良俏？」

芮毓沒回應，不等沈緒餵，自己又伸手拿了塊南瓜餅慢慢啃著。

「那是嘉慧了？」

芮毓還是低頭不言。

沈緒耐心漸失，屈指在床沿敲了兩下，「阿毓不說話，那我就將連雲宮所有人都

換了，如何？」

芮毓這才抬起頭來，「我沒有不高興。」

沈緒的目光落在她嘴角的餅屑上，神色暗了暗，「那妳是怎麼了？」

芮毓想了想，從前幾日看的戲本中搜尋出一個詞，她抿了抿唇，道：「愁。」

沈緒一怔，又見她一本正經的，絲毫沒有開玩笑的意思，不免覺得有些好笑，一個話都說不利索的丫頭，居然還懂得將愁字掛在嘴邊，「說來聽聽。」

芮毓換了個坐姿，揉了揉有些發麻的腿，問道：「我美嗎？」

小姑娘皺了皺鼻子，抬頭等他答案。

沈緒緩緩點頭，怎麼不美呢，說是傾城之姿也不為過。

芮毓更氣了，「既然我這麼美，為何你不喜歡我？」

凝香常常說，她長了一副好模樣，所有人都會喜歡她的。

沈緒面上劃過一絲驚詫，隨即平靜下來，一雙狹長的眸子染上星星點點的笑意，看著她的目光，像是在看一件戰利品。

他幽幽道：「因為這件事，所以難受了？」

芮毓抬手捂了捂胸口，哽咽道：「難受。」

沈緒心中微微一動，彷彿有隻小手攥緊了他的心，可他不得不壓制住慾望，伸手捏住芮毓的下巴，將她的頭抬起來，逼她看著自己，接著問道：「那梁鏗喜歡妳，妳可高興？」

芮毓頓了下，緩緩點頭，「高興。」

沈緒收回了手，「沈廉喜歡妳，妳也高興？」

芮毓似是聽出了他語氣裡的不快，偷偷打量他的臉色，匆匆搖頭。

見沈緒的目光越發深沉，她有些害怕地縮回被褥裡，又聽他說——

「那怎麼辦，我喜歡的是未來的皇后。」

芮毓一怔，如臨大敵。

巧閱說，皇上是要立后的，立后就是成親，成親後，他就有別的人陪他玩，再也不需要她了，那是不行的！

芮毓皺著眉頭，認真的看著他，一字一句道：「我要當皇后。」

沈緒彎了彎嘴角，多放肆的一句話，但是從她嘴裡說出來，怎麼就這麼好聽呢？

他噙著笑道：「那不行，我的皇后要會很多東西。」

芮毓直起腰，反駁他，「行的，行的，我可以學。」

師父常常誇她聰明，說她學東西最快了，而且什麼東西都能學會。

沈緒的目光徹底暗了下來，他早就看她嘴角的餅屑不順眼，伸手擒住她的下巴，拇指緩緩將那一小塊碎屑撥到她的唇上。

芮毓下意識伸出小舌舔了舔，將那碎屑捲進嘴裡，她的舌尖掃到他的拇指，像根羽毛劃過他的胸口，讓他心癢難耐。

他凝視著她，嗓音微啞道：「什麼時候開始學？要是學晚了，皇后就要別人來當了。」

芮毓扭頭看他，著急說：「我學很快的！」

沈緒拍了拍床邊，示意她坐過來，嘴角掛著似有若無的笑。

芮毓遲疑的挪動身子，就聽到他淡淡地又道——

「是，阿毓最聰明了，應當學得比所有人都快。」

原本日上三竿的時辰，窗外落了一地日光，房裡頭卻昏昏暗暗的，窗簾沒有拉開，只被風吹得微動，星星點點的光，不時打在屏風上。

芮毓屈膝抱著腿坐在床沿，仰頭看著沈緒。

他亦是一動不動的盯著她瞧，兩人彷彿同日光、屏風一道印入畫裡。

要不是芮毓脖子實在酸了，他們不知道要這樣僵持到什麼時候。

她有些急切地問道：「學什麼？」

問完，她就要下床去拿筆墨紙硯，頗有一種要一日學成的認真勁兒。

忽地，胳膊被人拉住，芮毓一扭頭，一張臉猛地靠過來，就在離她嘴唇只有一、兩寸遠的地方停下。

芮毓一驚，下意識要往後仰，腦袋卻被人從後面扣住，動彈不得。

像小扇子似的睫毛一下一下地搨著，圓溜溜的眼睛也一眨一眨的，目光從沈緒的眉眼處滑到鼻梁，再滑到薄唇。

沈緒被她這麼一打量，饒有興致的退開了一些距離，復又問她，「妳瞧什麼？」

芮毓反駁道：「我沒瞧你。」

他微勾起嘴角，撚起她的一撮頭髮捲在食指上，然後鬆開，又捲上，這麼反反覆覆，不亦樂乎。

「妳明明瞧了，卻還不承認，阿毓跟誰學壞了，嗯？」

芮毓一下子紅了臉，還險些咬到舌頭，「你離太近，我不是故意要瞧你。」

沈緒忽然停住了手中的動作，問她，「離多近？」

芮毓用手比了比距離，「很近，這麼近。」

沈緒拉開她的手，再次湊到她面前，「這麼近？」

芮毓不明所以，微微頷首。

沈緒沒再看她，壓著她的腦袋往前湊，直至兩人的唇瓣碰在一塊兒，他清楚感覺到面前的人顫了一下。

芮毓瞬間咬緊牙關，一動不動，僵硬得像個瓷娃娃。

她睜大了眼睛，細細感受唇部傳來的所有感覺，他在咬她，咬了上唇，又咬了下唇，然後用舌頭輕輕舔了一遍。

芮毓渾身的汗毛都豎了起來。

他在……吃她？吃她的嘴唇？嘴唇能吃嗎？好吃嗎？

沈緒壓制住想將小姑娘拆吃入腹的渴望，一下又一下溫柔的親吻她，生怕像上回那樣，太過心急將人嚇跑，丟給他一句「再也不學」的話。

沈緒細細舔了幾遍她的唇，發覺她一直緊緊咬著牙，他才不得不鬆開她。

小姑娘紅著眼睛，雙眸彷彿染了層霧氣，是自己憋出來的。

沈緒抬起手，拇指輕壓在她唇上，將那濕漉漉的感覺擦掉，輕聲哄道：「張嘴。」

芮毓一張口，嚶嚶一聲，終於把憋了半天的情緒發洩出來。

她乖得不得了，像隻小貓一樣，仰著頭，小嘴微張的盯著他看，即便心裡還怕著，也沒將他推開。

沈緒用拇指指腹細細描繪一遍她的唇形，輕笑道：「好姑娘。」

說完，他全然沒了方才的耐心，溫柔盡失，如餓狼逮到獵物一般，毫不留情地一口咬住她的上唇。

芮毓吃痛哼出聲，推了推面前的人，沒推動，她只好一手撐在身後，以防被他壓倒。

陌生的感覺席捲而來，她感覺到她的舌頭被他輕輕逗弄著，挑釁著，無處可逃，被勾著帶到另一個陌生領地。

她的舌頭好像變成一顆糖，被某人反覆吮吸，反覆吞吐。

他的舌尖舔過她一顆顆的牙齒，似是帶著一把利刃在攻城掠地，一處都不肯放過。芮毓委屈的捲著舌頭，無處安放，嘴角濕漉漉的，津液順著嘴角流下，分不清是誰的。

芮毓原是抱腿屈膝，這會兒腿都麻了，她一邊仰頭承受著沈緒的深吻，一邊想換個姿勢，怎知她才剛動了一下，他的一隻胳膊便從她的腿下伸了進來，另一隻手則扣在她的腰後，將她抱坐到他腿上。

這下方便了，沈緒滿意地微微勾唇，繼續這個吻。不知道又過了多久，直到芮毓一伸腿踢倒了屏風，沈緒才鬆開她。

小姑娘成了顆紅彤彤的果子，從手到脖子，再到臉，全都粉嫩粉嫩的，縮在他懷裡，一臉的懵。

屏風被踢倒，發出砰的一聲，引得趙權擔憂的在外頭喊，「皇上？皇上？」

沈緒眉頭一蹙，不耐煩地道：「滾。」

趙權碰了一鼻子灰，悻悻退下，也勸在門外等了好一陣子的嘉慧說：「公主回吧，皇上這兒奴才看著呢。」

嘉慧搓著手，害怕地說：「皇兄是不是生氣了？這麼久都沒出來，莫不是動手打了芮姑娘吧？」

趙權聞言，笑出了聲，「哪兒能啊。」

而裡頭，嘴唇都被吻腫的芮毓被沈緒嚇得一愣一愣的。

他冷冷地警告道：「這件事，只能和我做，妳可知道？」

芮毓慢了半拍才點點頭。

沈緒又道：「若是妳跟別人一塊兒做了，那怎麼辦？」

芮毓低頭想了想，回道：「不會的，我不和別人做，記住了的。」她頓了頓，問：「男人？」

「女人也不行。」他笑了笑，道：「若是阿毓同別人這麼做，我就殺了那個人，然後讓趙公公打妳板子，知道了嗎？」

芮毓脖子一涼，忙用力點頭。

沈緒滿意的捏了捏她的下巴，頗有深意地道：「今天學得不大好，看來要勤加練習。」

芮毓瞥了他一眼，猶豫了一會兒，還是問他，「這個學來幹什麼？嘴巴疼，不舒服。」

沈緒看她的小嘴確實被親腫了，一會兒得拿冰敷一敷，「以後妳就知道了。」他起身從架子上拿了她的裙裝，「自己穿？」

芮毓慢吞吞的接過來，盯著他，意思要他出去。

沈緒笑了笑，起身離開。

屋外，趙權一千人的耳朵只差沒貼在門板上了，門突然被拉開，一個個東倒西歪的，險些跌了個跟頭。

沈緒條地斂起神色，淡淡道：「怎麼，要不要乾脆朕讓你們直接進去看看？」

「不敢，不敢……」趙權耷拉下腦袋，正要退個十步八步以免受到殃及，忽而腳步一打轉，他猶豫著說：「皇上，寧聖宮派人傳話說太后娘娘病了。」

沈緒眉頭微微一緊，看到小姑娘走了出來，臉色才稍微好一些，她穿著一身緋色，和她那張紅撲撲的臉甚是相配，他目光落在她的唇上，心不在焉的應了一聲，「嗯。」皇上明擺著不愛搭理太后，趙權不敢多說什麼。

沈緒抬手將芮毓頭上那朵戴歪了的絨花扶正，問道：「心情好了？」

芮毓先是一愣，接著糾結了一會兒，才抬頭問他，「我什麼時候能當皇后？」

一旁的小太監原都是低垂著腦袋，乍聽到這話，紛紛一個激靈，膝蓋一軟，嚇得不輕。

芮姑娘說什麼？她想當皇后？

沈緒噙著笑道：「快了，等阿毓都學會，就能當皇后了。」

小太監們將腦袋垂得更低了，沒聽見，他們什麼都沒聽見……

竇太后在寧聖宮摔了幾只杯盞，怒道：「妳當真聽到她這樣說？」

紅勺肯定地道：「回太后，奴婢躲在那拐角聽得真切，芮姑娘當真是這樣說的。」

竇太后冷笑一聲，一個死了多的太傅之女，無權無勢，就她這樣還想當皇后？簡直作夢！

要說竇良俏那丫頭雖然是竇家的姑娘，可卻是庶女，恐怕進了宮也封不了后，但再如何，徐明珠總是可以的。

她家世相貌樣樣都好，只要乖乖聽她的安排，皇后之位唾手可得。呵，結果一個莫名其妙不知道哪裡冒出來的賤丫頭，倒想截了她的道，那芮毓同後宮那些個無權無勢又異想天開的女子有何不同？

想到這裡，竇太后氣得又摔碎了一只茶盞，而後她擺了擺手，吩咐道：「去，找個藉口接徐國公之女進宮。」

阿釵屏退了紅勺，讓她繼續回連雲宮盯著，隨後才問：「娘娘，那竇三姑娘呢？」

竇太后緊皺著眉頭，「她性子浮躁沉不住氣，不用宣她了。」

沒多久，徐明珠來了。

她聽了那些話之後，眉心狠狠一跳，但面上依舊從容自若。

竇太后仔仔細細打量她，滿意的點點頭，果然是比竇良俏那丫頭要穩重得多。

徐明珠抿嘴一笑，「娘娘的心意臣女都懂，若是能得娘娘相助入宮侍奉皇上，再好不過，可皇上要立誰為后，這恐怕……不是臣女能夠左右的。」

她這股子嬌柔拿捏的勁兒，竇太后很是不喜，於是面色冷了些，「哀家聽說徐國公已經替妳相看好了人家，是平陽侯世子？倒是個體面人家，世子與皇上也是表兄弟呢。」

徐明珠猛地抬眸看向竇太后，她才不願意嫁給魏嘉嚴，何況之前平陽侯夫人還替魏嘉嚴向皇上求娶過芮毓。

平陽侯府自然是好人家，但她要真嫁過去了，一定會有嘴碎的，說她是撿了芮家姑娘不要的，她可丟不起這樣的臉。

徐明珠忙跪在地上，有些哽咽道：「臣女不願嫁進平陽侯府，臣女一心傾慕皇上，望娘娘成全！」

阿釵扶了徐明珠起來，徐明珠這副楚楚可憐的模樣，倒有那麼七、八分真，竇太后心想，若是她把手段用在沈緒身上，定是比竇良俏要有指望得多。

「哀家不喜芮毓，本讓她去給廉兒當側妃，都覺得是便宜了她。既然妳孝順哀家，哀家就讓一步，將她早早嫁到康廉王府當側妃，就沒人能夠擋妳的道了。」

徐明珠心中一喜，忙又磕了個頭。

竇太后掀了掀眸子，又道：「過幾日便是秋獵，把握住機會，說不準等皇上再回宮時，便要立后納妃，充盈後宮了。」

徐明珠連連應下，秋獵時皇上會讓四品以上的官員攜帶家眷同去，到時候她一定有法子讓皇上多看她一眼。

第二十二章 徐明珠弄巧成拙

平城的疫情終於完全控制住，又下了場秋雨，彷彿洗滌了汗穢，像一切都沒發生過一樣。

瘟疫之後，雖然芮毓一直沒回府，但常嬈嬈會帶著府中下人在城內開鋪施粥，說是她們姑娘的意思，讓這些個窮苦人家都將芮毓當活菩薩掛在嘴邊。

後來有不少官宦人家也跟著做，常嬈嬈便漸漸撤了鋪子。

府中沒有主子，下人們閒得心發慌，生怕姑娘在宮中一個不留神出了意外，終於等到秋獵前日，趙權身邊的小太監才來宣凝香等人進宮，說是明兒個皇上要帶芮姑娘一道去。

巧閱不由得皺起眉頭，別人家姑娘都是隨父親去的，她們家姑娘怎麼是隨皇上一道去？不管怎麼想，都覺得有哪裡不對勁……

常嬈嬈一行人入了宮，正要去找芮毓，就見到芮毓正抱著一盒芙蓉酥從御書房蹦出來，這幾日她似乎越發明媚，不像以前總是默默的不與人說話。

遠遠瞧見常嬈嬈，芮毓驚訝得瞪大了眸子，隨即才笑著喊，「常嬈嬈。」

常嬈嬈紅了眼眶，前幾日才傳說芮家姑娘不是個啞巴，竟是會說話的，常嬈嬈還不信，她們姑娘是不是啞巴，難不成她們還不知道？

誰料她這麼一開口，都把常嬾嬾和巧閱、凝香給驚著了。

凝香悄悄擦去眼淚，埋怨道：「姑娘會說話，竟也不和奴婢說兩句。」

芮毓頓了頓，伸手把芙蓉酥遞給她，「給妳，好吃的。」

趙權忙打斷主僕四人的敘舊，「皇上吩咐了，明兒個秋獵，芮姑娘沒有家人隨行，便多帶兩個人伺候著，嬾嬾年紀大，還是先回府吧，讓另外兩個丫頭跟著就行。」

常嬾嬾歎口氣，點頭應下。

說起秋獵，往年她也沒少去過，這兩個丫頭沒有經驗，怕是多有不周到，但難得皇上體恤，她也沒有反駁的道理。

眼瞧著芮毓走遠，趙權在後頭幽幽歎了口氣，芮姑娘要是能一直待在宮裡多好，皇上臉上也常常掛著笑，不像之前那般陰晴不定，要好伺候多了。

這次秋獵，幾位公主也隨行。畢竟是新帝登基後第一次秋獵，肯定要熱熱鬧鬧的。芮毓同嘉慧坐一輛馬車，馬車裡擺了一大排的吃食和茶水，嘉慧滿足的吃著點心，心情頗好，說：「我從來沒出過宮，更別說去圍場了。」

芮毓將她的話在腦子裡繞了一遍，圍場是好地方？

嘉慧又說：「這次來了許多王公大臣和官宦小姐，好多人，可熱鬧了。」

芮毓聞言，蹙了蹙眉頭，她不喜歡好多人，也不喜歡那些官宦小姐。

她抵了一口櫻桃進嘴裡，問道：「徐明珠也來？」

這個名字好耳熟，嘉慧想了半天，才想起來是徐國公的女兒，「來的吧。」

芮毓吐出櫻桃核，忽然間沒了食慾，她吁了一口氣，朝還在填肚子的嘉慧道：「我心裡難受。」

嘉慧瞧著她，不像病了呀？

到了圍場，先是安營紮寨。女眷們有女眷們的住處，官員們多半都駐紮在沈緒的營帳邊。

芮毓到了才知道，圍場原來是一座小山，而且人人手裡都拿著弓箭，就連徐明珠這樣的官宦小姐手中都握有一張弓。

但千金小姐們多半只是裝裝樣子，她們哪裡懂得射獵之術啊。

嘉慧搖了搖芮毓的胳膊，有些興奮地道：「妳瞧，妳快瞧！」

她指著的方向有一隻花鹿，一看到有人看向牠，轉身就跑了。

嘉慧失落的歎口氣，「唉，跑了。」

此時，一支利箭破空飛過，直中那隻還沒跑出多遠的花鹿。

狩獵還沒開始呢，就有人先出手，眾人不禁好奇地看過去，原來是平陽侯世子。

魏嘉嚴騎馬過去瞧了一眼，箭射穿了花鹿的後腿，牠趴在草地上，並沒有死。

這頭有人稱讚魏世子好箭法，先給這次秋獵暖了場子。

魏嘉嚴命人將花鹿抬下去，當做他的第一隻獵物，回來時經過芮毓身邊，馬兒碰巧一頓，他也瞧得更清楚些。

確實是難得的好皮相，上回母親說要給他提芮家姑娘的親，他沒什麼不可答應的，便由著母親去，誰知碰了一鼻子灰，讓皇上給拒了。

但究竟為什麼，母親也沒說。

忽然，又三支利箭直冲天際，射中了三隻大雁。

眾人看過去，沒想到竟然是皇上。

皇上還是皇子時，聽說體弱多病，身形削瘦，沒想到竟能拉得動大弓，箭法還這樣神準。

芮毓抿著嘴笑，三隻大雁，烤了好吃的。

她嚥了下口水，嘉慧在她旁邊嘖嘖喳喳說著話，她還沒來得及回應，便看到一抹淡藍色身影朝沈緒慢慢走去，她的心瞬間提了起來，再仔細一瞧，發現不是徐明珠，她不禁鬆了口氣。

那抹淡藍色身影正是竇良俏。

她扭頭指了指階下一隻白狐，全身的白毛透亮透亮的，著實漂亮。

「皇上，臣女不才，曾與兄長學過些騎馬狩獵之術，這是方才臣女在後山獵到的，獻給皇上。」

沈緒的目光越過那隻奄奄一息的白狐，落在歪著腦袋聽嘉慧說話的芮毓身上。竇良俏握了握拳頭，這麼多人在，她不能在這兒丟人，於是她將嘴角揚高了幾分，又說：「這白狐罕見，扒了皮做領子，冬日也能禦寒。」

沈緒這才淡淡的睨了她一眼，面無表情道：「妳獵的？」

竇良俏緊張的握緊拳頭，「自然，自然是臣女獵的。」

此時，竇良孝趁機踱步到芮毓身邊，先是朝嘉慧行了個禮，「上個月末，我同沈越成了婚，那時瘟疫鬧得人心惶惶，便沒大操大辦，而芮妹妹又在宮中，沒能邀妹妹喝杯喜酒。」

芮毓看了竇良孝一眼，她是不一樣了，梳著高高的髮髻，穿著也不再像當初那麼豔麗。

竇良孝將目光遠遠投在竇良俏身上，看芮毓不甚在意的模樣，她勾了勾嘴角，「我那個庶妹獵了隻白狐獻給皇上，她倒是捨得，看來是真的心悅皇上。」

芮毓耳尖動了一下，順著竇良孝的話看向還在階上的兩人，心中頗有點酸楚，怎麼那麼多女人都要喜歡皇上？

竇良孝見芮毓被自己的話影響，神情有些黯淡，滿意的扭著身子走了。

芮毓垮著嘴角，問嘉慧，「我好看？」

嘉慧愣了一下，才笑說：「我從未見過比妳還漂亮的人呢！」

芮毓抿著嘴角笑了笑，又一本正經地問：「那她，竇良俏，好看嗎？」

嘉慧伸長了脖子去瞧站在皇兄面前的竇良俏，她自然是好看的呀，於是她點點頭。

芮毓鼓著腮幫子，再問：「徐明珠也好看？」

嘉慧實在摸不著頭腦，「徐小姐是平城的才女，長相與才情都是極好的。」

芮毓咬著唇，將手中的一根蘆葦丟到草叢中，提著裙襬鑽回自己的營帳中。

凝香驚訝的看著她，「姑娘怎麼自己回來了？嘉慧公主沒與姑娘一塊兒嗎？」

巧閱聞聲，亦是放下手中的活，轉過來瞧著。

芮毓拉著凝香到銅鏡前，像是什麼不得了的大事一般，催著凝香說：「打扮一下。」

她頓了頓，想起常嬾嬾經常說的話，又補充道：「打扮得漂漂亮亮的。」

凝香哭笑不得，看著銅鏡裡芮毓姣好的面容，說：「姑娘今兒個出門打扮過的，本來就漂漂亮亮的。」

芮毓抿著唇想了一會兒，道：「那我要穿淡藍色的裙子。」

凝香雖感狐疑，但還是去給芮毓找了件水藍色衣裙，伺候她換下。

誰知芮毓換了身裙子，站在銅鏡前瞧了半天，戳了戳耳垂上戴的綠耳飾，「不搭，換，換別的。」

凝香和巧閱互望一眼，兩人都是一臉困惑，姑娘這是怎麼了？

芮毓穿過幾條彎彎繞繞的道，眼瞧著前頭就是沈緒的營帳，她正要繼續往前走，就聽到林子裡有人在爭吵，她的腳步不禁一頓。

凝香也聽到了聲音，生怕聽到什麼不該聽的祕辛，忙催促道：「姑娘快走吧，不是要去見皇上？晚了可來不及的。」

芮毓一邊被凝香扯著走，一邊想著方才聽到的聲音，「是她。」

凝香沒來得及問她是誰，營帳便到了。

守在帳外的是赫北和楊威，兩人瞧見芮毓，恭恭敬敬抱拳一拜，像是早就得了令一般給她讓行，反而是凝香被擋在帳外。

赫北揚笑道：「凝香姑娘還是少點眼力勁兒。」

凝香不解，「啊？」

芮毓一進到營帳裡，座上的人便放下手中的摺子，打量了她一眼，換衣服了？

她小步走過去，提著裙角坐在席上，驚驚扭扭的，一會兒抬頭瞅沈緒一眼，一會兒又垂頭去摳鐲子上的紅寶石。

沈緒捏著她的下巴，讓她抬起頭，「怎麼過來了？」

芮毓一聽這話，好看的細眉緊緊一蹙，反問他，「你不想我來？」

男人一愣，隨後挑挑眉，驕地笑出聲，「這麼大火氣，我們阿毓如今脾氣是有點大，誰惹妳了？」

芮毓被說得不好意思，表情變了又變，紅著臉嘟囔一句，「我沒有發脾氣。」想起梁夫人時常說的，女子要賢良淑德，她又補充說：「我脾氣很好。」

沈緒嘴角彎了彎，捏著她下巴的手微微加重幾分力道，可真是個活寶。

「那說說，誰惹妳了？」

芮毓牛頭不對馬嘴地道：「我來的路上，聽到了。」

沈緒看她，示意她接著說下去。

小姑娘為難的皺了皺眉頭，猶豫了半晌，還是沒忍住，「我聽竇良俏和別人說，那隻狐狸不是她的。」芮毓怕沈緒沒聽懂，慌張地又道：「是別人的，她騙你。」

沈緒把手收了回來，定定地凝視著小姑娘的眼睛，「然後呢？」

芮毓一頓，是呀，然後呢？

靜默半晌後，她悶悶地道：「沒了。」

「真沒了？」

芮毓捏了捏裙襬，又沒忍住，抬頭說：「我穿了藍色的裙子。」

沈緒順著她的話上下打量，「嗯，是藍色的。」

芮毓眉頭皺起來，「她也穿藍色的。」

沈緒大概知道她指的她是誰，點點頭，「是。」

小姑娘說到這裡，忽然洩了氣，閉嘴不言，只緊緊盯著不時被風吹得掀開一角的帳簾。

沈緒忽然靠近她，屈指碰了碰那雙圓溜溜的眼睛，小姑娘被嚇一跳，眨了眨眼，纖長的睫毛輕掃過他指間，軟軟的，輕輕的。

「還有呢，還有沒說的呢？」

芮毓扭頭時，耳尖好像碰到軟軟的東西，此時沈緒稍稍退開，她伸手揉了揉耳朵，癢。

她抿了抿唇，不情不願地開口道：「她喜歡你。」

沈緒心不在焉的「嗯」了聲，又聽小姑娘著急的問——

「她也要當皇后嗎？」

沈緒眸中先是閃過一抹笑意，緊接著變得一片陰鷲，故意反問道：「如果她也要當皇后呢？」

芮毓貝齒咬了咬下唇，低頭沉思一會兒，委屈巴巴的道：「不可以。」

沈緒在心裡失笑，表面上卻佯裝為難，「那如何是好？」

芮毓不知道該如何回答，一著急，眼眶不自覺也跟著紅了，「我回去想想。」

「好姑娘，回去好好想想。」男人輕拍著她的腦袋，滿足的笑了笑。

原以為她是不知人情世故的，後來發覺她都明白，雖單純無知，卻也懂得護住自己的東西，半點沒有相讓的意思，真是讓他省了不少心。

外頭一陣馬蹄聲走遠，是有人騎馬狩獵去了。

沈緒的目光落在芮毓臉上，又瞥了眼放在一旁的弓箭，思來想去，讓她自己一個人胡思亂想也不好，小姑娘還是要哄哄的。

他伸出兩手往她腋下一托，便將她整個人提了起來，等她站穩了，他從案邊拿起一把大弓，隨手遞給她，「帶妳出去走走。」

芮毓抱著這把能圈進自己的大弓箭，艱難的跟上沈緒的步伐，直到上馬前，她才嘟囔道：「我拿不動。」

沒一會兒，沈緒一手弓箭，一手拉著韁繩，芮毓被圈在裡頭，正正好塞進他懷裡。他低頭瞧了眼對什麼事都好奇的芮毓，忽然拉了下韁繩，馬兒一陣風似的奔馳出去，芮毓猛地閉上眼，只聽到風在耳邊呼嘯。

一直到傍晚時分，眾人騎馬歸來，獵物滿載，又互相恭維一番，說是等會兒在皇上面前，定要讓皇上好好看看，他們這些皇城內的官員，一點兒不比那些上沙場

將士們弱。

殊不知，皇上不在自個兒的營帳內，反而是竇太后在裡頭候著。

他們這左等右等，半天也不見皇上身影，有人不耐地問趙權，「趙公公，皇上是否還在用膳？那我等待皇上用完膳再來。」

趙權只說皇上在用膳，讓他們晚點再過來。

凝香從營帳另一頭繞出來，擔憂道：「皇上和姑娘出去許久，要不找找吧，許是路上出了什麼事兒，耽擱了呢？」

趙權也尋思著，皇上出去時只帶了赫北同行，萬一真遇上什麼事兒，那該如何是好？更何況，太后娘娘還在裡頭等著呢，估摸著這會兒該不耐煩了。

他正要吩咐人去林中找找，便聽馬蹄聲傳來，他頓時喜笑顏開，「回來了、回來了。」

凝香循聲望去，只見一匹汗血寶馬奔來，待芮毓被沈緒抱下馬，她才看清姑娘懷中抱著果子，她怔了怔，不是打獵去了嗎？

趙權匆匆上前，小聲道：「皇上，太后娘娘在裡頭等了許久呢。」

沈緒抬了抬下巴，示意芮毓進去。芮毓抱著果子走進營帳，也沒去瞧竇太后，更遑論行禮了，將竇太后氣得頭頂都要冒煙了。

芮毓將果子分給帳裡頭伺候的宮人，跟著進來的趙權拿到紅彤彤的果子後，畢恭畢敬的，像得了什麼大賞賜。

芮毓見大家都分到了果子，可她手裡還有最後一顆，她抬眼看向竇太后，卻一扭頭把最後一顆塞給了趙權，「都給你。」

趙權顫顫巍巍的謝過，太后那眼神駭人得很，芮姑娘這眼力勁兒不行啊。

凝香拉了拉芮毓的手，提醒道：「姑娘，要給太后娘娘請安的。」

此時，沈緒方從外頭慢悠悠地走進來，芮毓這才注意到，他身後多了個人，是徐明珠。

徐明珠看到芮毓也是一陣訝異，幾不可見的皺了皺眉頭，她怎麼也在這裡？

向竇太后行了禮，徐明珠款款走到竇太后身側，安安靜靜地等著竇太后說話。

竇太后找了由頭尋她過來，本是想製造她同皇上單獨相處的機會，怎麼芮毓也在這兒？

沈緒似乎並沒有要理會徐明珠的意思，只是問了些無關痛癢的話，便沒再搭理竇太后，反而去同芮毓說話。

他接過凝香遞來的濕帕子，執起芮毓的手替她細細擦拭，擦好後問道：「餓了嗎？」

芮毓點點頭，趙權也不需要沈緒吩咐，馬上命人上了碟糕點，權當墊墊肚子，便示意其他宮人一起退了下去。

竇太后瞧著心裡窩火，她堂堂太后杵在這兒，無人搭理，皇帝竟去伺候那個啞巴餓不餓！

她輕咳兩聲，盡可能忍著怒氣道：「皇帝待芮家姑娘倒是極好，哀家瞧著，若不是后位還空著，倒是可以將她納進宮，陪皇帝解解悶兒。」

聞言，徐明珠低頭，看了竇太后一眼。

沈緒卻沉了臉色，似笑非笑道：「立后？看來母后是有了人選？」

竇太后深吸了口氣，這才繼續說：「總不外乎在本朝官員裡挑一位家世相貌、人品才氣都相當的官宦女子，這些姑娘，皇帝往日在宮宴上也見過幾回，就沒有中意的？」

沈緒將目光移到徐明珠身上，徐明珠一愣，嘴角微微翹了翹，臉紅的低下頭去。

沈緒輕笑道：「那些個宮宴，母后當初可沒讓朕露過幾次面呢。」

竇太后面色一白，沈緒果然同她翻起了舊帳。

她捏緊衣袖，將目光移到芮毓身上，故作鎮定道：「若是皇帝不將芮家姑娘納進宮，那便是極好了。想必皇帝也知曉，芮姑娘同康廉王兩情相悅，哀家正有將這鴛鴦湊成一對兒的意思，皇帝覺得可好？」

沈緒的眸光倏地一暗，瞥了眼芮毓，道：「朕怎麼聽說，母后為康廉王擇了那杜家的姑娘當王妃。」

竇太后捏著帕子掩在嘴角，笑了笑，說到這個杜家，也是王公大臣，他們家的女兒還是獨女，她可是對這個兒媳婦中意得不得了，提起來還洋洋自得的。

她斂了神色道：「杜家的為正妃，芮家的為側妃，哀家琢磨著皇帝對芮毓多有愛護，也不好讓她太低人一等，便想著待正妃進門後，用八抬大轎將芮毓也娶進門。」

沈緒幽幽道：「母后想的倒是周到。」

竇太后本以為沈緒會直接回絕，如今聽他這麼說，覺得這事也不是一點盼頭都沒有。

想著，她抬頭瞥了眼徐明珠，徐明珠立馬會意，笑著附和道：「芮妹妹平日裡不愛被規矩束縛，宮外的人家裡只有康廉王府無公婆同住，最是合適不過了。」

沈緒依舊噙著笑，臉色卻越發暗沉。她們一個個倒是打得好主意，一邊捨不得杜家的，一邊又想要芮家的。

芮毓正豎著耳朵聽幾人說話，就見沈緒忽然扭過頭來問她，「她們要讓妳嫁給康廉王，妳可願意？」

芮毓瞧瞧竇太后，又瞧瞧徐明珠，仰頭問他，「是因為徐明珠想和你成親，所以才叫我嫁給別人嗎？」

沈緒神情略顯驚詫，她這小腦袋瓜真是越來越靈光了。

徐明珠被人說中了心事，臉色又紅又白，連忙反駁，「妳、妳胡說什麼！」她轉而跪下朝竇太后道：「太后娘娘，臣女一個姑娘家，清白最是要緊，怎可、怎可輕易就被毀了！若是傳出去，臣女如何能活啊！」

竇太后順著說下去，「芮家姑娘說話沒個輕重，竟拿姑娘家的清譽胡言亂語，皇帝可不能聽信。」

芮毓被她們這陣勢嚇得手一抖，糕餅直溜溜滾到地上，她輕聲問道：「我說錯了？」

沈緒彎了彎嘴角，「好不容易機靈一回，哪裡有錯呢？」說完，他又拿起一塊糕餅塞到她手中。

徐明珠不敢置信地抬頭看向坐在那兒的兩人，激動道：「皇上，芮妹妹心智尚小，胡言亂語，皇上怎可當真？臣女自小受父親教誨，斷斷不敢生出無妄的念頭，方

才不過是覺得太后娘娘說的在理，應和兩句罷了。」

芮毓嚥下最後一口糕餅，問：「康廉王好嗎？」

徐明珠先是一愣，接著回道：「自然是極好的。」

芮毓大方的說：「那妳嫁吧，妳嫁，讓給妳。」她可是要當皇后的呢，嫁不了康廉王。

徐明珠的眼淚還沒來得及掉下來，就被芮毓這話給唬住了，生怕沈緒真的順了芮毓的話，隨隨便便給她賜婚。

「不、不行，康廉王傾心的是芮妹妹，我怎麼能嫁？」

竇太后垂眸睨了她一眼，心中嗤笑，這個徐明珠還看不上她的兒子？

若不是看她的身分地位極有可能登上后位，她比杜家的要更好，對她的廉兒更有助益，說不準，她還真會求皇帝賜婚，要了她當兒媳婦。

竇太后能這麼想，沈緒又豈會不明白其中的道理？

一個徐國公的身分，要是又成了沈廉的岳父，豈不是助長沈廉的氣焰？

因而，徐明珠大可放心，這個婚，他是說什麼也不會賜的。

沈緒臉色一沉，連帶著嗓音都冷了幾分，「傾心？徐國公府的名聲是名聲，朕恩師之女的名聲，便不是名聲了？」

徐明珠一驚，急急忙忙否認，「不是不是，是臣女多嘴了，臣女向芮妹妹道歉，芮妹妹千萬別往心裡去。」

芮毓還沒說話，趙權從外頭掀了簾子進來，瞥見徐明珠跪在地上，方才他在外頭聽了一耳朵，只覺得這個徐姑娘投錯陣營，偏偏要靠著太后……

徐國公這麼大的靠山，豈不可惜？

哦，對了，徐國公倒是不大樂意讓自家姑娘進宮，都給她相好了平陽侯世子……

趙權笑呵呵地走上前，道：「皇上、太后娘娘，用膳時辰到了，眾大臣攜著家眷都已到齊，就等著皇上和娘娘呢。」

徐明珠鬆了口氣，待營帳裡的人都走了之後，她身子一軟，癱坐在地上，臉色煞白，還未緩過勁兒來。

毀了，毀了……入宮的機會是真的毀了。

第二十三章 特別的兵法

外頭正熱熱鬧鬧，幾個武將的獵物最多，正在火架上烤著，說是晚些時候要加餐。芮毓扶著凝香的手緩緩落坐，她前面的那桌人正好看過來，她的目光只停了一瞬，便挑起桌上的小點心。

巧閱忙說：「姑娘，先別吃呀，等皇上和太后開動了方能進食的。」

芮毓聞言，將榴槤酥又重新放回碟子裡，拍了拍手上碎屑，端著小身板，認認真真聽眾人你一言我一語的奉承。

好不容易等到開席，她便盡興地吃了起來。

對桌的女子一雙月亮眼目不轉睛的盯著她瞧，越瞧越喜歡，用手肘碰了碰身側的男子，「你瞧那姑娘，可中意？」

詹書豪聽到長姊這麼說，趁剝蝦的空檔抬眸看去一眼，頓時愣住了，他嘴裡還吃

著東西，含含糊糊地道：「這是誰家姑娘？怎麼就一人坐著？」

詹書曲一聽，便覺得有戲，「芮家的，我瞧著她哪兒都好，模樣好，性子也好，咱們武將人家最瞧不起那種文謫謫的小媳婦兒了，你瞧她吃東西的模樣，同你倒是像。」

詹書豪又看了她一眼，果真見她一口咬下半個榴槤酥，然後在桌上找水喝。

凝香早早注意到對桌的目光，藉著替芮毓倒茶的機會，一邊提醒她說：「姑娘慢些吃，讓人瞧見不好的。」

芮毓聞言，同樣抬頭看了對桌一眼，正好與詹書豪視線相對。

她嚥下嘴裡的糕點，不解地問道：「他瞧我幹什麼？」

巧閱偷笑說：「姑娘好看。」

芮毓抿著唇，嘴角微微揚了揚。

詹書曲扭頭望了眼九階之上的位置，著一身玄色盤龍刺繡龍袍的男人，正凝眉聽著底下人說話，他的視線微微下移，下首第二桌便是她父親勇毅大將軍。

詹書曲抿了口茶，又對只知道埋頭吃的弟弟道：「你姊姊我已為人婦，這場合本應同你姊夫坐在一塊兒，要不是為了你的婚事，我至於坐在這兒嗎？」她緩了緩，繼續說：「那個芮家姑娘的名聲品性我早就探清了，平城的官家女子中，少有這麼不拘泥的，父親也同意了，你要是願意，這兩日趁秋獵皇上高興，讓父親去向皇上給你求個賜婚。」

詹書豪揚嘴笑道：「那求去唄。」

他在秦樓楚館同些公子哥插科打諢時也曾聽他們說起過芮家的姑娘，說她長了副天仙似的容貌，今兒個一瞧，還真是，他要是能把人娶回家，可得跟那些個渾小子好好誇耀誇耀。

這會兒，眾人正聊得熱火朝天，獨獨徐國公家的席座空著。

徐明珠姍姍來遲，引得不少人注意，有人調侃道：「徐姊姊來遲了，可要罰酒呀。」

徐明珠勉強一笑，也沒飲酒，連應付的心思都沒有。

她看向芮毓，心中憤懣不平，若不是她胡言亂語，怎麼會引得皇上不滿？

原本以為她是個不懂事，好拿捏的，如今看來，她根本就是扮豬吃老虎，最是心黑，指不定還要在皇上面前搬弄什麼是非，怪不得皇上看都不看她一眼。

徐明珠怨氣太大，一失手竟打翻了茶壺，一聲重響，讓原本熱鬧的氣氛忽然一靜，隨後又嚷嚷起來。

侍女為她收拾了殘局，換上新的茶水。

詹書豪因為這番動靜，轉而看向徐明珠，同他姊姊道：「這個也不錯，要不你讓爹爹求皇上，將她們倆都賜給我？」

詹書曲一拳打在他頭上，恨鐵不成鋼地道：「你想得倒是挺美，一個國公府的，能看得上咱們武將家？再說，這個徐家文謫謫的，比不上芮家，我瞧芮家的更好，沒得商量！」

詹書豪嘟囔兩句，便歇了聲。

隔壁桌的顧玉言隱隱約約聽到他們兩姊弟的對話，鄙夷的看了芮毓一眼，嗤笑一

聲。

一個無父無母、隻身一人住在府裡的丫頭，竟能勾引這麼多人，連梁鏗哥哥都對她念念不忘，小瞧她了。

顧玉言偷偷瞥了一眼梁鏗，果然看到他時不時往芮毓那兒看。她緊緊握住杯盞，對芮毓更加有氣。

不過是得了死人的恩惠，正好皇上念舊罷了，瞧她那狐媚子的模樣，梁鏗哥哥遲早會看透的。

好不容易捱到散席，詹書豪被詹書曲逼著同芮毓搭話，又怕親事沒定之前先毀了姑娘家的名聲，詹書曲便同他一道過去。

明明是要讓詹書豪同芮毓說話，可是詹書曲自個兒先開了口，「芮姑娘，芮姑娘可記得我們？」

芮毓微微點了下頭，她記得萬壽宴那一天，在御花園的荷池旁，這個男人被他姊姊揪著耳朵教訓。

這頭三個人在說話，那頭勇毅大將軍追著沈緒，將他堵在了半道上。

詹其汗是個爽快人，再加上他家那個渾小子的婚事如今是家裡的大事兒，比什麼都重要，是以，他直言道：「萬壽宴當日，梁夫人曾說芮家姑娘的婚事由皇上做主？」

沈緒微微一頓，扭頭細細看了眼詹其汗，隨後一抬眸，就看到小姑娘同詹家那小子說話說得高興，還淺淺的笑著。

他眉頭沉了下來，不等詹其汗再開口，便道：「芮毓是梁府義女，婚姻大事父母做主，能拿主意的自然是梁夫人與丞相。」

詹其汗一怔，大嗓門道：「皇上賜婚，誰敢不從？」

沈緒側著身子，目光落在那三個人身上，只見芮毓從詹書豪手中接過了什麼，笑容更深了幾分。

他氣笑了，直言道：「難不成朕堂堂天子，竟還要逼著芮家同你詹家結親？」

說罷，他沒再往芮毓那兒看一眼，袖子一揮，轉身就走。

詹其汗愣了愣，皇上怎麼說發脾氣就發脾氣？他要是不樂意賜婚，他們詹府便去同梁府說這親事就是了。

事後，詹書豪聽父親說這親事沒說成，還微微有些失落。

梁夫人自然不會同意這門親事，芮毓是她留給自家兒子的，原本是個啞巴時她便看中人家小姑娘了，這下子知道她不是啞巴，簡直就沒得挑，再好不過。

她催促著梁鏗，「外頭多少人在打芮家的主意，你再不抓緊，真要叫別人給得手了。」

梁鏗悶著頭，並未回應，若是詹府，他倒是覺得無礙，可一邊是康廉王對她頗為上心，一邊又是皇恩加身……

梁鏗一想起七夕時在茶樓同沈緒對視的那一眼，心裡頭總有些擔憂，就怕母親不

知事，胡亂摻和。

他素來是個踏實做事、不沾麻煩的人，如今雖心有不捨，但到底要放下的。

可他這麼想，顧玉言卻不知曉，一逮到能讓梁鏗看清芮毓真面目的機會，她肯定是不能錯過的，便找了個由頭要他跟自己去一個地方。

梁鏗隨著她走了很遠的路，好不容易她才停住了腳步，抬了抬下巴，指著不遠處的一棵樹，「梁鏗哥哥，你素來喜歡芮毓這樣單純、不世故的姑娘，可你以為她當真如此？」

那攀著樹枝的可不就是詹書豪，他摘下果子往下丟，丟一顆，芮毓便撿一顆，往懷裡的布囊子裡裝，裝得滿滿當當的。

梁鏗擰了擰眉，問：「妳想說什麼？」

顧玉言輕笑道：「她一邊吊著康廉王，一邊又纏著詹府的小公子，而梁鏗哥哥卻以為她單純無知，處處偏袒她。」

梁鏗目光又往林子裡看了一眼，經過一番權衡考量之後，今日這事兒反而沒那麼為難。

他直笑道：「芮姑娘如何，我心中自有判斷，反倒是妳一個官宦女子，同我說道此事，多有不適。」

顧玉言一怔，急道：「你就不生氣？」

梁鏗沒再搭理她，轉身離開。

樹下的小姑娘撿起果子在身上擦了擦，聽到動靜看去一眼，隨即不在意的又收回目光。

詹書豪從樹上跳下來，朝芮毓伸手，「這些果子妳我一人一半。」

芮毓猶豫的打開布囊子看了一眼，只挑出兩個紅果子給他，一本正經道：「沒了，你還要自己去摘。」

剩下這些，要給皇上的。

芮毓抱著一袋果子來到沈緒的營帳裡，獻寶似的放在他面前，「好吃的，甜。」

沈緒放下書冊，瞥了幾顆紅彤彤大果子一眼，目光又移到她臉上，「妳和誰摘的？」

芮毓拿起一顆果子遞給他，想了想道：「詹書豪。」

沈緒接過果子，丟到一邊去，「才兩天，便知道他名字了？」

芮毓抿著唇點點頭，又拿了顆果子遞給他，催促道：「你吃，是甜的，很甜。」

沈緒看這果子礙眼得很，「玩得很盡興？」

芮毓頓了頓，「你生氣了。」她又說：「下回，我們一起去。」

沈緒眉頭微蹙，「什麼？」

小姑娘將幾顆紅果子整齊齊的排在書案上，像一排紅燈籠，喜慶得很。

她抬眸看了他一眼，「摘果子，我們一起。」

沈緒忽然不知道該說她什麼才好，就聽小姑娘又問——

「那你還生氣嗎？」

沈緒身為皇帝，不能日日閒在營帳中，所以接下來幾天，芮毓見到他的時間越發少了。

正好詹書豪是個手不能挑、肩不能扛的公子哥，不會拉弓狩獵那一套，日日混在林子裡，時不時摸條魚、摘個果子，跟芮毓分一分。

詹書豪問她，「這幾日皇上不是狩獵便是議事，妳可有常見到他？」

芮毓聞著烤魚香味兒，搖了搖頭。

詹書豪若有所思的點點頭，「那皇上可曾跟妳提過，我父親曾向皇上請求將妳賜婚給我，皇上不肯呢。」

芮毓抿著一根魚刺，伸手取下來扔到樹葉堆裡，睜大眼睛說：「你要娶我？」

詹書豪覺得她這反應可愛極了，笑道：「妳覺得如何？皇上不是對妳特別好嗎，要不然妳親自去求求皇上，說不準就成了。」

芮毓揪著眉頭，似乎還真的考慮起來了。

站在一旁的巧閱見狀，一顆心瞬間提到嗓子眼，忙插話道：「姑娘，成親是大事，要同皇上和梁夫人商議的。」

詹書豪白了多事的巧閱一眼，「妳家姑娘自個兒有腦子，她挑選的人難不成還會錯？」

巧閱垂下頭，不敢反駁他，但是她家姑娘就是容易被哄騙，千防萬防，他這種流連秦樓楚館的公子哥最要防住。

芮毓點點頭，又將一根魚骨頭挑掉，認真地道：「我不能同你成親。」

詹書豪大受打擊，前兩次他父親向皇上和梁夫人求親都失敗，他這才想直線救國，誰料這條直線也太直了，半點不拐彎扶角就拒絕了他。

他實在不解，「為何？本公子既會上樹摘果又會下水摸魚，妳不是同我玩得挺高興的，怎的就不能嫁我？」

芮毓覺得他說的有道理，便問道：「嫁了你，還能嫁給別人嗎？」

詹書豪差點讓魚刺卡住喉嚨，咳了半天才緩過來，「妳說什麼胡話，自然是不成的！」

芮毓失望的「哦」了聲，沒再繼續這個話題。

聽到林子外傳來馬蹄聲，她立馬來了精神，起身拍了拍裙襬，瞧著只剩下魚尾巴，便不再吃了，提起小桶便往營帳走。

守在營帳外頭的趙權給她讓了路，狐疑的朝桶裡瞥了一眼，是條魚呢，還活蹦亂跳的。

這幾日芮姑娘總是在皇上剛回來時便過來，每每都帶些東西，稀奇古怪的，昨個兒還捧了一堆貝殼過來。

後來趙權找人跟著，發現她竟是同詹府的小公子一道玩，兩人倒是玩得來。

他同皇上說了，本以為皇上會有微詞，誰料竟由著她，說是難得有人能同她玩得來。

沈緒已多少習慣芮毓老是帶東西給自己，可看她今天帶來的是條活魚，沉默了半

响才開口，「今日玩什麼了？」

芮毓怕他又不高興，便指著桶裡那尾魚，搖頭說：「沒玩，給你抓魚了。」

沈緒毫不留情拆穿她，「妳是自己吃完了，順道給我帶來，還是活的。」

芮毓驀地紅了臉，像被人抓住了小辮子，支支吾吾半天說不出話。

沈緒輕瞥了她一眼，怎麼想怎麼不是滋味，「詹家那個，妳覺得好？」

芮毓知道他說的是詹書豪，毫不猶豫點點頭，「好的。」

沈緒盯著她瞧，語氣沉了幾分，「哪裡好？」

芮毓便將詹書豪的話說了出來，「他爬樹，捉魚，還說要娶我。」

「什麼？」沈緒的眉頭條地蹙緊，看來自己是對詹家那小子太放心了，那小子怕是在梁夫人那兒碰了釘子，這才從芮毓這兒下手。

芮毓拉了把小椅子坐下，將皺巴巴的裙襬拉直，又道：「不過，我覺得不好。」

沈緒臉色緩了緩，還沒問她為什麼，她便自己說了，她如今說話是越來越順暢了。

「我要當皇后，嫁給你呀。」芮毓認認真真道。

沈緒嘴角尚未彎起，便聽到小姑娘可惜的又說——

「只能以後再同他成親。」

沈緒愣了愣，總覺得哪裡不對，驀地想起來，旁人總是同她說成親成親，可誰也沒告訴過她成親究竟是怎麼回事。

他臉色變了又變，不知道該氣還是該笑，罷了，回宮裡再好好教她。

外頭忽然一陣嚷嚷，是六公主嘉禾的聲音——

「妳又來做什麼？你們徐國公家的臉面都不要了？」

徐明珠臉色煞白，「六公主這話什麼意思？」

嘉禾笑了，她和徐明珠來來回回見過許多次了，每每在宴會上，最搶風頭就是她，前年千秋宴，她彈琵琶給當時還是皇后的寶太后賀壽，誰知徐明珠當眾指出她的不足，並彈奏一曲，硬是將她給比了下去。

這事兒嘉禾可忘不了，好不容易逮到機會數落她，嘴下不饒人道：「妳裝什麼呀，我們都聽說了，妳對皇兄有意思，故意討好母后，實則接近皇兄，不過皇兄可沒看上妳這位徐大才女。」

身旁跟著的幾個公主都掩嘴笑，一邊說嘉禾說話太放肆，卻又不攔著她。

倒是嘉慧既不敢笑也不敢搭話，她不動聲色地往旁邊挪動幾步，最怕這種事牽連到她。

無奈嘉禾終究是把她給拖了下水——

「妳不是同芮姑娘最要好？她沒同妳說嗎？當時芮姑娘還讓徐才女嫁給二皇兄呢！」嘉禾說著，又咯咯笑了。

嘉慧動了動嘴皮子，戰戰兢兢的道：「沒，沒聽說。」

徐明珠臉色難看，不知道這事兒是如何讓她們知道的。她手上提著食盒，裡頭的涼糕是她親自做的，太后讓她想法子吸引皇上的注意力，她才在烏煙瘴氣的小廚房待了一上午。

趙權適時走過來，笑咪咪地說：「幾位公主在外頭吵嚷，是要擾了皇上歇息的。」

他生怕這幾位公主玩過火，徐姑娘畢竟是徐國公的獨女，萬一惹了事兒，那可真棘手。

嘉禾剗了徐明珠一眼，只說：「寶夫人在場外置了茶點，消暑解渴的，我們想過去湊個熱鬧，特來向皇兄請示。」

趙權便領她們進帳內，徐明珠落在最後，腳步一頓，也隨她們一道進去。

不過幾位公主沒有待多久，得了沈緒的同意便要回自己的營帳打扮，待打扮體面了才去場外湊熱鬧。

徐明珠輕輕將食盒放在桌上，還沒來得及說什麼，另一側的屏風忽然有動靜，她狐疑的看去一眼，但不敢多打量，又拉回視線，硬著頭皮說：「自上回臣女回去之後，便寢食難安，今日來，只是想給皇上認個錯，臣女不該插嘴太后所言，失了體面，求皇上寬恕。」

沈緒睨了眼屏風那露出的一雙眼睛，不自覺彎了彎唇角，「妳今日獨自來朕的帳內，又失了一次體面，徐國公府究竟有多少體面，朕倒是好奇得很。」

徐明珠臉色難看，難以置信的看向沈緒，她如此卑微，皇上還是不打算原諒她？她眼眶微紅，咬著唇，落了兩滴淚，捏緊了帕子，「臣女真的別無他意，父親已有意讓我與魏家世子結親，想必，這件事拖不了太久了……」

說完，她仔細打量著沈緒的神情，他依舊面無表情，更別說有什麼表示了，她一下子急了，若她自己沒有能耐讓沈緒對她有幾分心思，太后也幫不了她，況且要是父親真的談好了她的親事，一切便成死局了。

不過她也一直在心裡告誡自己不能再操之過急，於是她咬著牙道：「臣女先告辭。」

左右拖住父親那邊，說什麼也不嫁去魏家，她便還有機會。

等人走了，芮毓從屏風另一邊探出腦袋，直勾勾地盯著食盒，「不好吃。」

沈緒輕笑，順著她的話說：「我瞧著還可以。」

小姑娘蹙起眉頭，「不好吃的，吃魚吧，魚好吃。」

她將那尾活蹦亂跳的魚交給趙公公，趙權應了聲，催促小廚房拿去做湯。

徐明珠剛回到自家營帳內，便挨了徐國公一巴掌。

「妳、妳可知外頭都傳妳什麼！」

若不是方才被嘉禾冷嘲熱諷了兩句，她還真不知道，不過現在倒是清楚了。

徐明珠苦笑道：「父親明明知道我傾慕皇上，若不是您逼我，我何至於此？」

徐國公被氣得不輕，她這名聲傳出去，平陽侯府也是要體面的，又怎麼還能娶她？何況他們國公府向來是書香門第，從來只有別人誇的分兒，這麼一來，他老臉都丟盡了！

雖然徐明珠將名聲看得比命還重要，但仔細想想，若是將來能進宮，能得皇上寵愛，又有誰敢說她半句不好？思及此，她更有底氣了，「魏家我不嫁，父親要是不能助女兒進宮，女兒便誰也不嫁！」

徐國公連連歎氣，只覺得女兒著了魔，讓人將她鎖在營帳中，不許她出門半步。

可正如徐家父女猜的那般，平陽侯府確實猶豫了。

原本魏嘉嚴是同意的，娶誰不是娶，父母親看著覺得好，他便答應下來，可如今母親又唉聲歎氣地說不好，讓他稍稍猶豫了一下。

「要不，還是換回芮家姑娘吧，母親當時不是也覺得她好？」

平陽侯夫人一愣，狐疑的睨了魏嘉嚴一眼，尋思著她兒子怎麼忽然看上芮毓了？

「你別打芮家的主意，皇上不同意，誰也沒轍。」

魏嘉嚴沒說話，可芮毓同詹書豪走得近，詹書豪那小子懷著什麼心思，他一眼就瞧出來了，那小子可以，怎麼他就不行了？

此時正在林子裡捧著一本話本看得津津有味的詹書豪，冷不防打了個噴嚏，他揉揉鼻子，一邊吩咐小廝，「一會兒芮姑娘要是來了，吱個聲。」這玩意兒，姑娘家可看不得。

長生立馬提醒他，「公子，來了來了。」

詹書豪腿一屈，翻了個身坐起來，將那話本藏在石頭底下。

誰知芮毓眼尖，淡淡道：「我瞧見了。」

詹書豪笑著打哈哈，「妳瞧見什麼了？今兒個吃魚不，我去多撈幾條送給皇上吧？」

芮毓點了頭，便不再糾纏他偷偷瞧好東西不跟自己分享的事兒了。

詹書豪綁起褲腿，就在河邊摸起了魚，十足一個渾小子模樣，絲毫不顧忌體不體面，長生也跑去幫忙了。

巧閱想提醒提醒芮毓，莫要跟這樣的人來往過甚，可話到嘴邊又打住。皇上都沒說什麼，她還是別多嘴得好，所幸詹小公子只是沒有規矩了些，人是不壞的，嘉慧公主又要常常同其他公主一塊兒，姑娘一個人悶著也無聊，權當給姑娘找個玩伴了。

趁著這會兒功夫，芮毓蹲了下來，使了點勁兒，將壓在石頭下的話本抽了出來，她看得認真仔細，這書上全是圖，難不成是畫冊？

芮毓用食指描了一遍那圖的輪廓，翻到書封看了眼，兵法？

她覺得稀奇，皇上也常常捧著兵書看呀，那書裡也是圖，卻不是這樣的圖。

巧閱見她在看書，並未打擾，也沒多想這書是從哪兒來的。

「快放下！」

身後一聲怒喝傳來，芮毓嚇得不小心扯下一塊書角。

詹書豪跑過來，褲腳還滴著水，手上的魚扔進桶裡，然後從芮毓手中搶過書，紅著臉說：「妳、妳怎麼能看這種書！」

芮毓莫名其妙的睨他一眼，看他將這本書當寶貝一樣藏在胸口，淡淡道：「我看過。」

詹書豪愣了一下，以為自己聽錯了，「什麼？」

「兵法，皇上那兒有很多。」她頓了頓，繼續說：「但是這本，沒見過。」

詹書豪一張臉五顏六色的，嚇死他了，原來這丫頭看不懂啊……不過這倒讓他生起了捉弄的心思，他咳了兩聲，故意壓低聲音道：「這可是好東西，一般人可看不著。」他翻開其中一頁，煞有介事地解釋道：「這『兵法』，攻的是心，人心。」

芮毓低頭看了一眼，畫的是一個小人壓在另一個小人身上，「誰的心？」

他趕忙將書合上，還真不能讓她多看，她要是說出去，他詹小公子的面子還要不要？

他故作高深莫測地道：「算了，跟妳也說不清。」

此時，林子那兒一抹緋色走了過來，顧玉言噙著笑，瞧了兩人一眼，「你們還在這兒玩呢，外頭可熱鬧了，皇上給徐明珠賜婚了，賜給誰了你們可知？」

芮毓難掩驚喜，「徐明珠要嫁給別人了？」

顧玉言睨她一眼，朝詹書豪說：「賜給平陽侯世子了，今兒個皇上心情不錯，說不準還能多成全兩樁婚事呢。」

她說這話，便是想讓詹書豪快去求皇上賜婚，早早將芮毓娶回家，也好斷了梁鏗哥哥的念想，讓他知道整個平城最適合他的人，只有她顧玉言。

顧玉言瞧著詹書豪的臉色，自以為目的達到了，扭頭就走。

詹書豪在她身後笑了兩聲，忽然偏頭問：「妳不願意嫁給我，是不是想嫁給皇上？」

芮毓遲疑的看向他，並未回答。

詹書豪自顧自地又道：「妳知不知道，嫁給我那是做正室，妳要是去宮裡，只能做妾，同上百個女人搶一個男人，嘖，到底有什麼好的？」

Crescent Family